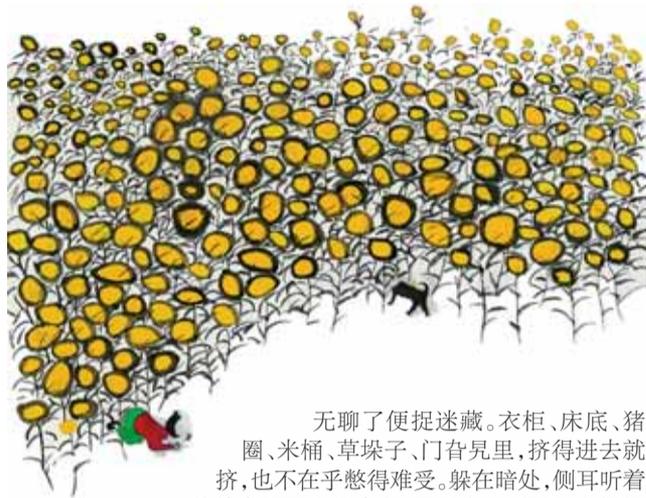


# 文化产业周刊 | 专栏

盛可以专栏 色不是空

## 捉迷藏



无聊了便捉迷藏。衣柜、床底、猪圈、米桶、草垛子、门存瓮里，挤得进去就挤，也不在乎憋得难受。躲在暗处，侧耳听着伙伴东翻西找的声音，既兴奋，又紧张，心怦怦直跳。有时候躲到菜园玉米地，伏在辣椒树丛，趴在丝瓜架下，若被找着了，双方都发出一声尖叫，雀跃欢呼。但凡躲过一次的地方不再奏效，目标暴露，必须开发新的藏身地，需平时留心观察，为下一次捉迷藏做准备。

我们家有一张老架子床，我奶奶当年结婚用的，被子竖叠两折，靠床里平铺，一目了然，完全不可能藏人。我小心钻进被折叠的被条里，尽量伸直，使自己身体更薄一些，不易发现被子的异样。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发现，我的伙伴找遍了所有曾经躲藏过的地方，一无所获。我在被子里呼吸很不顺畅，心里暗自得意，根本不知道伙伴已经失去热情，单方面结束游戏，自个儿回家吃饭去了。我躲着，等着，最后才百无聊赖地走出来。

精心设计并且获得巨大成功的这次躲藏，没有任何惊喜可言，相反，倒像一个失败者，自己给自己台阶下。也许，捉迷藏的快乐在于让人找到，而不是让人找不到。做游戏过于认真，便远离了游戏的本质。于是牢记教训，在下次捉迷藏时，即便藏得隐蔽，也要留下一点蛛丝马迹，这样皆大欢喜。

夏榆专栏 黑白道

## 工宣队长李贵

人有各种出名的方式，有的靠才能，有的靠权力，有的就靠威风。在矿区，李贵是威风的人，个头一米八九，腰背宽得像门板。据说李贵有两只蒲扇大的巴掌，他经常不分青红皂白打人，人们多惧怕他，躲避他像躲避恶煞。李贵原先是矿上的采煤工，靠着浑身的好力气做了采煤队长，后被矿革命委员会选中担任工宣队长。李贵出身雇农，是矿革委会信任依靠的对象，吸收他参加工宣队也是为了威吓敌对分子。

老妈经常在街上看到李贵，他的臂上戴着红袖箍，带着工宣队员在街上乱窜，看谁不顺眼就当坏分子抓起来，要是被抓的人举嘴，他的蒲扇巴掌就扇过去，人们说他的巴掌有八斤半重，一巴掌落下，轻则耳鼻出血，重则脑震荡。有的人被李贵打坏过脑子，有的人被打得神经错乱。

井口的澡堂被腾出来，用来关押揪出来的坏分子。李贵负责看管关押在澡堂的坏分子。对坏分子的认定不需要程序审查，只需要革委会主任的口头决定就可以定罪。

澡堂成了水牢，老妈说她从澡堂经过，经常能从玻璃窗听到打人的声音。“那些看管犯人的都是厉害人，他们拿皮鞭抽，铁棍打，给犯人坐老虎凳，灌辣椒水，能想到的刑罚都用。犯人受不了折磨就自杀，跳楼、上吊。”老妈说。

读高中时我的同班同学李桂芝就是李贵的女儿。李桂芝个子高挑，相貌漂亮，尤其一双晶亮的大眼睛，班里的男孩子们私下封她为班花。有一天，正上课的时候，李桂芝被老师叫走谈话，等她返回来时两眼红肿，她低着头收拾书包提前下课回家。我们听说她家里出事了，他的父亲那天被警察逮捕，原因是他在文革中犯有打砸抢罪行被清查。

李桂芝学习不好，因她的相貌出众，成为很多男生暗恋的对象。但是没有谁会公开追求她，以前是畏惧她的父亲，后来是嫌弃她的父亲。李桂芝后来嫁给一个副矿长。有一次同学聚会，她带着副矿长出席，那是一个秃顶肥胖的男人。谈起当年的事情，男同学跟她倾诉当年的衷情，调侃着怪她早嫁人。李桂芝回嘴道：“没办法，我老爸名声坏，你们高攀不起，我总要想一个不嫌弃又能保护我的人。”

真正见到李贵是我后来做矿工了。有一天我在矿井的巷道看到一个身穿窑衣身高马大，腰背像门板的人，工友告诉我这个人就是李贵，据说他因认罪态度好，获得减刑机会，提前结束刑期释放回家。

李贵本已失去公职，为了维持家庭生计，又做了临时工。我打量他，看到他的宽腰板已现佝偻，留心他的手掌，果然就是两把蒲扇，不过那时很少再听说他打人。

经过几年的监狱生活，李贵的威风不再。

李开周专栏 宋朝饭局

## 投壶的规矩

司马光写过一本小册子，专门介绍怎样投壶。他说，投壶之前，先摆酒席。酒席要摆到客厅里，如果客厅太小，就摆到院子里。千万不要在卧室里摆酒席，因为地方太小，没办法投壶。

酒席摆好，大家分东西两排站立，主人站在东边，客人站在西边，双方鞠躬行礼。然后主人发出邀请：“我准备了一只破壶、一捆坏箭，咱们玩投壶好不好？”按照规矩，客人得推辞一番：“您已经备好那么一大桌酒菜了，怎么好意思再让您受累陪我们投壶呢？”主人说：“不受累，不受累，大伙就别推辞了。”客人还得继续推辞：“还是算了吧，我们心里真过意不去。”主人坚持邀请，这时候客人得装出一副恭敬不如从命的样子，接受主人的邀请。

如此这般客套完了，主人捧出一捆箭和一只壶，把箭发给客人，把壶安放到酒席南边，距离酒席大约

两支箭或者三支箭连起来那么远。然后大伙开始投壶，每人各扔五次，谁把箭投进了壶里，主人就发给他一根或者几根小棍子（筹码）。大家都投完了，最后查查筹码的数量，谁的筹码比较少，就罚谁喝酒。

投壶用的壶是特制的，都是金属制品，很高很大，中间一个壶口，壶口两边还镶着两只空心的壶耳。投壶用的箭也是特制的，比打仗用的箭轻得多，也细得多，必要的时候，还可以用削去刺皮的荆条代替。

投壶有很多种游戏规则，最简单的玩法是每次投一支箭，投进壶口给两个筹码，投进壶耳给一个筹码，投到地上不给筹码。比较复杂的玩法是每次投几支箭，全部投进壶口给两个筹码，一支投进壶口，另外两支分别投进壶耳，给三个筹码，全部投进壶耳给一个筹码，投到地上不给筹码。

黄佟佟专栏 她从海上来

## F.F.女士和A.A.小姐(下)

1937年，遭遇日本人大轰炸，殷明珠和但杜宇率先一步，带着一家人搬到了香港，但杜宇先到“大中华”任导演。时也命也，潮流兴革命，但杜宇先却只爱唯美，他在上海不受欢迎，在香港影圈也混得颇不如意，十来年只拍过两部电影，1954年他辞去导演的工作，从此为《星岛日报》画讽刺漫画勉强为生。殷明珠在香港的生活无从考据，唯一一次被人提起，还是1952年青帮头子李裁法在他的雨池夜总会举办第一届香港小姐，她的小女儿但荣迪得了冠军的时候。但后来冠军小姐无心在影坛发展，嫁给一位美国侨商了事。而殷明珠的大女儿，则嫁给了一个专门演坏角及花花公子的小演员冯应湘做续弦。这个女婿早死，也好像混得不太体面，维基百科里称他“开车与邻座女子拥吻，被控不小心驾驶，被九龙裁判署罚款港币50元”。

故人的世界里，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，除了30

年代前期谈瑛(艳星)曾经让殷明珠夫妇的感情生活出现危机以后，两人一直患难与共。早期殷明珠拿出体己支持但杜宇拍片；1969年但杜宇先得了癌症，卧病三年间殷明珠悉心照顾；17年后，一代校花F.F.小姐也于香港无声无息地去世，享年85岁。

而当年她的好姐妹A.A.小姐则留在了上海。她是海上名医傅文全的妹妹，解放后改行成了上海吴淞化肥厂的厂医，1962年退休，一直住在虹口。网上还可惊鸿一瞥她在1983年写给郑逸梅的清丽小楷，落款仍然是俏皮的“A.A.敬上”。

有时在香港吃饭，老牌子酒店里总能看到颇有风姿、神秘优雅的老太太出出进进，她们当年也是如F.F.女士A.A.小姐一样出尽风头的人物吧。但无论你年轻时多么有风头，总有沉寂的那一天，体会过鼎沸的人生之后要面对漫长生命里寂静和平庸，这大约是每一个曾经飞扬的人最难做的人生功课。不过在这种考验面前，上海小姐们都没有太失态。

新井一二三专栏 东京时味记

## 女子会

以前我住海外的日子里，每次回日本下馆子，都惊讶地发现：大多饭桌的客人，要么是清一色的男客，要么是清一色的女客，很少看见两性混合的团队。

若是男女老小齐全的餐会，几乎一定是家族亲戚团聚；如今日本的少子高龄化越走越严重，饭桌边只留下了老男老女，有第二代陪伴已算了不起，要是第三代在座，简直比获得了国家勋章还值得显摆似的。曾经也有老男和小女的酒会，那是别有目的的男上司请女部下的；如今这被视为标准的性骚扰，怕丢工作的上司们再也不敢冒险了。总而言之，欧美那般成人男女双双出来彼此交际的场面，在东瀛不成气候。

当年的清一色，其实大多是几个男同事下班后结伴去喝酒的。清一色的女性结伴去吃喝，是有，却只限于年轻未婚的职业女性圈子里。后来局势发生了大变化，有人说，跟美国制作的电视连续剧《欲望城市》的流行有关。总之，二〇〇〇年代起，不分年龄和社会成分，几个女性聚一聚就被称为女子会，转

眼之间成了大气候。最大的因素还绝对是职业女性的增加；今天的日本女性，百分之七十都有工作，也就是，有自己的钱花了。

最近一个晚上，我参加了一个女子会，是当地普拉提体操班的同学们为庆祝师傅康复而聚在一起。女师傅年龄四十多，不愧为从前的环球小姐名古屋地区代表，身材外貌都仍然出类拔萃。至于学生，大多比师傅年纪大；有家庭主妇也有职业女性，包括皮肤科医生和东京外国语大学的波斯语老师。星期六傍晚六点钟，十名女性集合在附近一家意大利餐馆。饭菜是主厨推荐的派对套餐：私家面包、木瓜沙拉、番茄酱烤猪肉、栗子饭、比萨、辣椒橄榄油意大利面，还有三种西点，分量够多。套餐也包括限量不限量的酒水：生啤酒、红白葡萄酒，以及几种鸡尾酒。

关键还是在于随心所欲地聊天聊地。在传统日本文化里，温柔安静的才是好女人。所以，无论在亲戚间还是在职场上，女性往往把要说的话都憋在肚子里。女子会就给了她们提供了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的自由空间。

GREE 格力  
掌握核心科技

1赫兹 好变频

核心科技 就在格力

格力变频技术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

格力i系列、U系列、睡梦宝-II变频空调, 2年免费包修

国家科技进步奖

格力i系列、好变频、变频、变频

好空调-格力造